【菩提道上】

童子心

釋自谷

安慧學苑烹飪聯誼那天，德貞學妹也來了，她一進門，興奮的嚷著：「我回來了！」然後，她像發現什麼似的仔細地端詳了我好一會，接著才悄悄地說：「師父，雖然您氣色很好，但是，您知道嗎？您的臉上已經有皺紋了，而且剛剛遠遠地看您站在這兒，感覺師父很蒼老囉！」

儘管近幾年來很少照鏡子，但從自己體能、記憶的衰退，還有皮膚上歲月劃過的痕跡，我確信德貞講的不是頑皮話，而是事實，但是，聽到別人如此坦白地說出來，我竟有一種「驚心動魄」的畏懼感。

向來居士都說：「法師看起來好年輕，剛出家吧？」「是不是才高中畢業？」「像囝仔師父！」由於每個法師圓頂之後，長相都一樣，外人根本無法辨認，「年輕」幾乎就成爲我的標誌，多年來，我已經十分習慣當「年輕的法師」，心裡並沒有「老」的準備。而今，乍然要面對外表青春的消逝，不知怎麼的，心裡泛起「酸酸」的失落感。

原來，我是在意容顏的！所以我無法坦然接受「色衰」的事實！原來，以前，我對老的苦迫，並沒有眞正認識，一直到此刻，對「雞皮鶴髮、行步龍鍾」的心境，總算有些領略。

雖然，「老」是無法拒絕的訪客，但是，年輕只是人生中的一段時間嗎？抑或是對生命保持一貫的熱情和關懷的態度？如何才能眞正不老、永遠年輕？這令我憶起本尊——文殊菩薩，素被尊爲七佛之師，甚至爲三世一切諸佛之師，但在很多經典中，卻把他稱爲「文殊童子」，爲什麼？

佛經中稱文殊菩薩爲童子，並非表示文殊菩薩是十歲八歲的囝仔；也不是說，文殊菩薩擁有常保青春的「

駐顏術」；而是表示：他有著童子一樣的純潔、樸質和天眞。平常我們形容童子，總是說他們天眞爛漫、胸無城府，沒有一點虛僞造作；而菩薩的心腸，正是代表這一率眞無邪，以平等正直的態度，對待一切衆生。又如小孩子，不論做什麼事，總是以誠誠懇懇、全心全意的心情去完成；而文殊菩薩對衆生，也總是一本熱情，不疲不厭、無怨無悔。再者，每一個小孩，如果得到什麼新奇的東西，總是慷慨無私的呈現在同伴面前，絕不隱藏；而菩薩亦如是：以赤誠的心將佛法獻給衆生，使衆生同得法樂，沒有任何欺瞞或保留。正因爲文殊菩薩所展現的是如此洋溢赤子之心、熱情的生命風貌，所以他又被稱爲「文殊童子」。

我想，現代人也許和我一樣——需要智慧，一種能夠了別何爲永遠、何爲短暫的智慧；需要一種認識有限生命的必然限制——如眼角終究會出現魚尾紋的智慧；更需要一種超越有限的智慧——能夠以歡喜的心情迎接老化，同時在身體的無常變化中，仍可以年輕的文殊童子心，不斷的自我充實和學習，並散發出生命的光和熱，在人生每一段的旅程中。

「性、相」與我

釋見讓

這學期佛學院開了日文課。日文各項詞類的變化，常使得初學日文的我一頭霧水，於是到圖書館，希望從書海中找到指點迷津的參考書。

沒想到日文書還眞不少，新舊版都有，耐著性子一一翻閱，一小時後，終於找到一本適合的日文書，但是看它發黃的書頁，舊糙的書面，就好像小時候舅舅給的舊參考書一樣，那樣古老，在接受重視包裝文明洗禮的